

會稽三賦

會稽三賦注附傳略

樂郊私語

甌江逸志



樂
郊
私
語

姚桐壽撰

中華書局

樂郊私語序

海鹽之以樂郊稱也。蓋當宋元之交，東南半壁，日尋干戈，而此地獨免於兵燹。文人若桐江姚樂年輩，猶得雍容毫素間，錄其私語，以備識大識小之助。數百年來，陳眉公取入祕笈，博雅君子，用資履歷，篇福不佞。丙午偕計而北，嘗攬錢塘，弔富春，寓目五臺，胥山之勝，凝望海若，無能測其涯涘。私心謂箇中山川風氣，地靈人傑，有非尋常龍脈所能結毓者。比守申，得奉憲臺沈公約東，公正毓靈於其地者，暇日出前軼以示，篤福不佞，捧讀再四，恍然身遊長牆秦望之間。左蒼雪，右黟浙，平松紹慶諸山，若兩蟬翼然，蜿蜒起伏，總之皆海鹽之營衛也。劉誠意謂當出周孔其人，以今龍德由潛而見，由隱而文明，光贊國家維新之運，可謂昌言。豈私語哉？抑余嘗按圖經，寓內山脈，無慮俱疏派崑崙，自西域入中國，迢迢萬里，寓內有源之水，莫遠於河，相傳發源崑崙，潛行數千餘里，見于積石龍門諸山，盤束曲折而東，若送龍然，亦迢迢萬里，故祭川者先河後海，重其源也。且也山不得水，將爲嶽爲嶺，何以稱龍乎？界河則止，乘風而行，爲雲爲燕，爲涿鹿，爲河東，爲豐鎬，爲長安，皆迴龍顧祖逆水大堂局也。其餘氣及于洛陽大梁，則漸弱，故成王定郊，鄩命姬公爲留後，終宋之世，武謨衰甚，國家亦竟以金陵爲陪京耳。自陪京東南望爲海鹽，人文甲於寰宇，則其山脈自峨眉來，亦中國之西陲也。江漢發源於岷嶓，合于大別，雖未如長河，亦迢迢數千餘里，若送龍然，天目爲屏，大海爲池，入國朝以來，江南寔多賢輔，周公之禮樂，宣聖之木鐸，依然在茲之文矣。

公之表章而壽叢也。豈以侈盛美。所以爲後來者勸也。至若過思魯橋。拜黃郎中廟。則可以勸牧民者。攷安仁橋稅務。澈浦市舶司。及范廉卿之禁私販。則可以勸司國計者。兵燹之慘。版築之勞。天裂人妖。兩日重出。則可以勸秉國樞者。趙子固之高尙。如鳳凰千仞。覽德輝者。皆在其下。張子晦之經濟。亦可謂識時務矣。楊廉夫箋詩。風雅之道。頗賴以存。海鹽丞賓主遞寐。遞覺。竟不交一語。罷去。人間世不可無此一種奇品。徐潤之僊也。康師之放。無量光也。六合之外。存而不論。樂府當行本色。歌聲亦遏雲遶梁。相傳出於澈川楊氏。又可以見其人風流俊雅。翩翩欲僊矣。是刻也。又豈徒勸公維梓而已哉。信陽州知州安成彭篤福萬來父謹跋。

樂郊私語小引

樂郊何稱也。是化國之餘澤。而義民之遐思也。誰秉國成。憂心如醒。茲非元末以兵爭四起。期於大定之會乎。而況乎海上之邦。即不敢謂山蓋阜。崗爲陵也。視天亦夢夢矣。何樂而稱樂郊哉。噫。茲其所謂私語也。蓋猶慶海邦之爲樂也。桐江一絲。誰扶九鼎。瀛海片葉。且托千秋。於是假兒女婚媾之衷情。寄幽棲浪蕩之野興。其中天文。地理。文事。武備。考禮正樂。僊跡佛踪。諸奇勝。津津悉見之齒頰間。魚頭鳥翼。揭中古而常新。生楊死張。寫人情之劇變。劉伯溫偶來行脚。洩此機關。趙子固猶是宗風。撒焉塵網。楚石得種羊之訣。真諦擅超躡之能。何可存而不可論乎。至於佛頂放光。繚繞祥音。入暮潮聲。驚哭張皇。狂叫千家。是所見聞。豈關傳說。少陵受註脚之疑。何關千古之恨。廉夫侈金棺之惠。獨嚴三尺之誅。應有詩傳。非無作者。而陳彥廉本以奇豪。翻嫌讐海。則至情所爲伏匿。而真性何可擅移耳。或曰。彼以海爲讐。而茲以海爲樂乎。是不然。讐海者其心。而無能與海讐者其勢也。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山矣。未聞伯夷叔齊之讐山也。求仁而得仁之時。仁者且樂山矣。大易有之。旣雨旣處。尙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斯樂年意乎。維鵜在梁。不濡其翼。脊焉海邦。天之沃沃。則私語而公言之可矣。亦何爲而不樂矣。然而無有乎爾。請以俟之。周孔其人。余何知焉。時余在中。偶閱祕笈。見姚元之大曆間。以宰相蒞中州。至今有相公園者。而樂年世系。推本元之。似有神契。又仲實沈公。宗姓頗多。然總不越平輿世家也。余何敢居不認遠祖之義。而避

忘年。薄河潤於彈丸黑子之地。乞得廣廈千萬間也乎。爰屬筆書此。精爽若存。神理如在。眉公拈出一段。便千年不朽已。歲在庚戌。窮月之吉。東海澄懷居士沈孝徵漫筆。

樂郊私語序

余于後至元己卯教授餘干時同知州事爲海鹽沈穀仲實也仲實開朗好讀書與余傾蓋若平生歎兩人以爲相見之晚遂結姻盟庶幾久要不忘之義乃不三四載各以解官星散忽于至正己丑仲實奄棄賓客余裹糧走海上哭之劉夫人出拜余曰老身惟一愛女不欲遠嫁郎諸婚期已近倘能就婚相倚爲命是未亡人之願也余悲其言而許之至歲壬辰兒年十八行將逆婦老妻謂余曰大兒已堪自立此兒猶黃口忍棄置海上乎遂夫婦移家于豐山之陽至明年二月始畢婚事劉夫人復拜余曰亡人所遺祇一襁中嬰孺門戶衰冷所冀翁媼郎君爲我支辦倘云此後終當離異是非亡人託契于翁媼之意也余益悲其言謂吾婦曰世方擾擾桐江迫處孔道所必被兵且此州僻懸海上亦自可託何必故鄉遂定居州城往來于豐陽別業之間稱此州寓公也既而與新故知交若雲間楊廉夫嘉禾貝廷臣潘澤民張子晦本州楊友直時于春林夏澤尋討舊蹟遺撥旅懷凡耳目之所覩記有觸于中輒爲條載數年不覺叢聚成帙私爲之歎曰天下土崩余猶得拈弄筆墨如此海上真我之樂郊也遂題之曰樂郊私語以就正于後之博達君子云

至正癸卯春三月桐江釣叟姚壽樂年鉞

樂郊私語目錄

魯公祠

徐灣廟

六里山天冊碑

劉伯溫論南龍

丙申日闢

楊完者武林之捷

德藏僧真諦

黃郎中廟碑

趙子固

稅務

貢師泰

楊元坦行狀

張士信杉青之敗

杭州新城碑

樂郊私語 目錄

范巡檢

西域種羊

三州守

魯嘗杜詩註

張文穆公

澈浦市舶

也先不花

天裂

朴知義

金粟寺放光記

秦檜像贊

繆同知

大成樂

楊氏樂府

楊廉夫

陳彥廉

樂郊私語

元 桐江釣叟姚桐壽樂年著

余始至州。舟過鹿苑廢刹。時方深秋。紅樹扶疎隱映。敗榱破壁。大足供客中吟眺。因維梢登覽。讀壁間舊記。有魯簡肅公羅漢見夢事。括蒼吳思齊題其旁曰。是法本平等。無怠亦無敬。如何證無生。卻來見參政。余謂阿羅漢自敬正人。不敬參政。簡肅風範凜凜。載在史冊。每一繙誦。未嘗不想見其爲人。及入城謁所謂魯公祠。祠旁有思魯橋。壁端有卜筮詞。州民有疑。輒問凶吉如響。公之精靈不昧。更有如此者。柱上有聯云。烏去古祠留鳥翼。名從青史識魚頭。是縣令蔣行簡所書。

天仙湖急遞舖。在城西十里。僅一大漾耳。湖旁相傳有徐灣故居。灣得仙道者。後以委蛻仙去。故以名湖。然後有廟神稱徐王。蓋誤以徐灣爲徐王也。廟後有老人甚縑縷。問之。姓郭氏。乃宋樞相愼求之後。貧無以資。充舖長以自給。因出樞相誥身像贊相示。余攝衣冠拜之。乃分裹糧之餘爲贈。始知韓昌黎不見三公後。饑寒出無驢之句。爲不誣也。

六里山舊有石刻云。天冊元年。旃蒙協洽之歲。孟冬陽月。日維壬寅朔。石質神遺忽自開發。拾得青石璽符文。吳真皇帝共三十八字。余按吳天冊元年。爲晉武帝咸寧元年。是年七月甲申晦。日有食之。則孟冬朔。非甲申。則乙酉也。壬寅當在望後。安得有壬寅朔乎。此必里人僞爲符瑞。漫不考其日月。以悅世主于

一時耳。

括蒼劉伯溫多才藝。能詩文。尤善形家言。嘗以儒學提舉。得相見于錢塘。後十年所。劉已解官。復見于海鹽之橫山。把臂道故。至于信宿。謂余曰。中國地脈。俱從崑崙來。北龍中龍。人皆知之。惟南龍一支。從峨嵋並江而東。竟不知其結局處。頃從通州泛海至此。乃知海鹽諸山。是南龍盡處。余問何以知之。劉曰。天目雖爲浙右鎮山。然勢猶未止。蜿蜒而來。右束鄞浙。左帶苕霅。直至此州長壩秦駐之間而止。于是以平松諸山爲龍。左抱以長江淮泗之水。以慶紹諸山爲虎。右繞以浙江曹娥之水。然諸水率皆朝拱于此州。而後乘潮東出。前復以朝鮮日本爲案。此南龍一最大地也。余問此何人足以當之。曰。非周孔其人不可。然而無有乎爾。吾恐山川亦不忍自爲寂寂若此也。

至正丙申三月日晡時。天忽昏黃。若有霾霧。市中喧言。天有兩日。予立庭中視之。初以老眼不能正視。眩然若有數日。久之。果見兩日交而復開。開而復合者。凡數千百遍。回視窗隙壁竇。皆成兩圓形。若重黃卵。亦復開合不常。此數十年來。目所未覩之異也。發書占之。李淳風曰。日不可有二。風霾日無光。占爲上刑。急人不樂生。又日變色。有軍急。其君無德。其臣亂國。嗟嗟。今豈其時乎。

十六年五月。聲言張兵南下。楊參政完者以數萬衆屯嘉興。軍容甚盛。先鋒呂才以七千衆屯王江涇。商旅不行。川途嚴肅。張兵遂不敢取道嘉禾。乃自平望烏墩直擣武林。達丞相以爲楊當必扼其鋒。漫不爲備。及敵已入境。倉惶出拒。遂至破軍殺將。達僅以身免。楊得破城之間。乃跌足曰。罪誠在我。卽統苗土官

軍分爲三路。使蔣英從大麻唐栖。董旺從硤石長安。身率劉震朱鉞。從海鹽黃灣而進。以呂才呂昇屯守嘉興。張軍知楊分路而來。遂應接不暇。一敗于臯亭山。再敗于謝村。三戰而敗于夾城巷。張軍悉水從德清。陸從海鹽遁還。初楊過海上。余與楊別駕郭大理謁之。勸其留兵三千。遏其歸路。楊云。此行賊具成擒。安得有歸者。不聽。已而竟得縱逸而去。

德藏寺在縣北五十里。寺雖瀕市。亦深靜可憩。國初有僧真諦。性若鸞駭。而恪守戒律。第爲寺中樵汲而已。時有國師楊述真伽來寓寺中。聲言欲發天女等墓。然皆古塚。實無意開發。意以雲間陸左丞愛女。及朱提舉夫人。皆以有色夭死。閒用水銀裝殮。欲發尸。煙穢之耳。及楊下令。果及二墓。真諦聞之。怒形于色。衆僧懼其以戇致禍。苦爲陰勸。及楊五鼓肩輿發衆出寺。真諦忽起。抽韋馱木杵奮擊。楊命擒之。時衆雖數百。皆披蕩不能拒。傷者凡百餘人。至有頭破臂折者。人見真諦于衆中超躍。每踰尋丈。若隼撇虎騰。飛捷非人力可到。一時燈炬皆滅。擾勸舂插。皆爲段壞。楊大懼。謂是韋馱顯聖。遂不敢往發。鼓柁率衆而去。亦不敢問此僧也。後二年。真諦行脚峨嵋。不知所往。

州衙前有黃郎中廟。相傳是前代賢令。故立廟于此。考之舊記。惟紹興間有黃昱。乾道間有黃綸。然廟爲何執中重建。而何又先于二黃。竟不知爲誰。按重修碑記云。黃公不知何代。不知何名。亦不知何許人。惟此中舊老云。公爲縣有善政。入民。民不解于心。相與尸祝者。又不知幾何年。今廟且頽圯。民復奉主環泣。請余新之。余惟人莫親于祖先。然親盡則毀。茲黃公以前朝一令。世何遠也。世遠則政隔。澤無及也。世與

澤雨不可知。則心所不屬也。而民猶戀戀若不釋然者。是豈人情哉。我知其以前令勸後令耳。以爲彼善爲民。民亦不忘。雖千百世不改。則今之爲牧者。曷不盡若黃公。使後世不忘。若今日之不忘黃公也。余亦勉承民志。重爲建祠。以副其不忘黃公者。余豈敢望民不忘如黃公也哉。此記亦大有關於爲政者。故錄于此。

趙子固。宋宗室也。入本朝。不樂仕進。隱居州之廣陳鎮。時載以一舟。舟中琴書尊杓畢具。往往泊蓼汀葦岸。看夕陽。賦曉月爲事。嘗到縣。縣令宣城梅黻到船謁公。公飛棹而去。梅佇立岸上言曰。昔人所謂名可聞而身不可見。殆謂先生歟。公從弟子昂。自茗中來訪。公閉門不納。夫人勸之。始令從後門入。坐定。第問弁山笠澤。近來佳否。子昂云佳。公曰。弟奈山澤佳何。子昂漸退。公便令蒼頭濯其坐具。蓋惡其作賓朝家也。余生也晚。乃少從婦翁得見子固。今雖身寓公里。第有想像鼓棹行吟勝處耳。至于子昂風神美麗。而和易可親。文章書繪。人號三絕。若夫慙慙微里。竟誅桑哥之奸。亦當代第一流人也。

稅務在安仁橋西十五步。務爲宋樞密郭三益彰慶館基也。余悲此地。昔爲迎賓文酒之所。今爲剝歛叫囂之場。前後何雅澗懸隔也。近來盜賊四起。在在用兵。課賦無藝。卽稅額一節。往往增加無算。市中不堪其擾。當延祐間。程文憲條言江南茶鹽酒醋等稅。近來節次增添。比初時十倍。今又逐季增添。正緣管課程官。虛添課額。以諂上司。其實利則歸己。虛額則張挂欠籍云云。奉仁宗皇帝聖旨。諸色課程。從實恢辦。既許從實。豈在虛增。除節累增課額實數。及有續次虛增數目。特與查照。並行蠲減。從實恢辦。明旨凜然。

今但掛壁而已。

張氏之陷平江也。總管宜城貢師泰懷印脫身。易姓名爲端木氏。隱居雲間。時一往來海上。嘗寓于資聖寺。與僧壽量相得甚歡。壽量有戒行。嘗絕江浮淮以遊湖湘之間。泛彭蠡。過洞庭。登祝融。望大庾。還至天目。傳法于中峯大師。行脚于四遠。凡三十年。于是歸隱于寺。題其棲禪之室曰大隱。貢因述其意作大隱記。記載禮部集文多不具載。

楊友直元坦。嘗于後至元間判餘干。與余情暱。而福兒託契仲實同守。友直實爲合二姓之好。然未嘗悉其前世所從來。茲卜居豐陽。去友直所居僅一舍。因得拜其先塋及高曾以下諸像。乃知楊氏爲宋文公億之後。有以武功起家者。土著鹽之澈浦。高祖春宋武經大夫。國朝贈中憲大夫松江知府上騎都尉。追封弘農郡伯。曾祖發宋右武大夫利州刺史殿前司選鋒軍統制官樞密院副都統。國朝內附。改授明威將軍福建安撫司領浙東西市舶總司事。贈懷遠大將軍池州路總管輕車教尉。追封弘農郡侯。祖梓嘉議大夫杭州路總管。致仕贈兩浙都轉運鹽使上輕車都尉。追封弘農郡侯。諡康惠。父模敦武校尉贛州路同知知寧都州事。卒于官。友直生方晬耳。母周夫人攜孤扶櫬而歸。時康惠公及陸夫人與模生母皆夫人。相與保護至秦定。丁卯康惠薨逝。友直已年二十餘矣。爲人倜儻多才。好學不倦。能嗣其先德。江浙財賦總管韓仲山重其才。以女妻之。比官上饒。通守常州所在著積。方將振其家聲。而天不悔禍。復于至正丁酉。溘然長逝。春秋僅五十有五。少寡遺孤。焚焚在疚。傷余結契仲實。不幸早逝。惟友直足爲旅人相。

依今復爾。則信乎其命之窮也。嗟乎。友直往矣。無以報稱。惟應狀君世德。及所行事。以請于當代大方。爲友直不朽計耳。

丁酉八月。張氏以水師數萬。來攻嘉興。羽檄星馳。川陸戒嚴。海鹽自州佐巡場以下。皆統兵北屯。半逼新豐。廣陳以備他道。州城閉塞。兼旬。民間米穀驟踊。而薪爨不屬。多破斫簷柱。几榻而炊。楊完者以大軍四伏。使小舟數十百艘。餌之敵檣。蔽天排川而下。追至杉青。東西岸多積葦以待。時南風大作。岸上舉火。敵舟焚燎至四十里不止。死者甚衆。遂捨舟登陸。進逼城下。戰于東瓜堰。大破之。斬首萬七千級。俘者數千。張氏統軍張士信。以伏水遁還。然完者兇肆。掠人貨錢。至貴家命婦室女。見之則必圍宅勒取。姪汙信宿。始得縱還。少與相拒。則指以通賊。縱兵屠害。由是部曲驕橫。凡屯壁之所。家戶無得免焉。民間謠曰。死不怨秦州。張生不謝寶慶楊。善乎余廷心之言曰。苗獠素不被王化。其人與禽獸等。不宜使入中國。他日爲禍將不細。今若此。何其言之若持左券也。

張氏既歸。命本朝兄弟相繼拜太尉平章之命。乃于十九年秋七月。大城武林。至起平松嘉湖四路官民。以供畚築。雖海鹽一州。發徒一萬二千。分爲三番。以一月更代。皆裹糧遠役。而督事長吏。復藉之酷斂。輟朴槿楚。無有停時。死者相望。至本年十月。始得迄功。凡費數十百萬。而新城碑記。至以南仲山市爲譬。其辭有曰。有嘉太尉。克綏我民。疇其相之。平章弟昆。又曰。我作我息。我出我入。變呻爲謳。伊誰之力。豈不慚覲斯言也乎。

州瀕海。鹽爲國利。然亡命得以私販擅之。每操兵飛棹往來賣販。雖吏兵莫之敢撓。至正丁酉。灤城范廉卿以蔭補蘆瀝巡檢。其爲人恂恂儒者。顧長騎射。無論鳥獸不及飛竄。雖海塗上跳魚子蟹之細。捷射之百不失一。夜每懸火竿上。去竿三百步。從暗中射火。無不滅也。于是亡命心懼。毋敢于州北私販。境內爲之肅然。先是本路推官陳春。以平反鹽獄數百人見稱。至是本路大僚曰。使巡官人人如范。何必陳司理平反也。

楚石大師爲沙門尊宿。嘗從駕上都。有漠北懷古諸作。余嘗讀其自言羊可種。不信繭成絲之句。疑以爲羊可種乎。固以問師。師曰。大漠迤西。俗能種羊。凡屠羊用其皮肉。惟留骨。以初冬未日。埋着地中。至春陽季月上未日。爲吹茄呪語。有子羊從土中出。凡埋骨一具。可得子羊數隻。此蓋四生胎外之化也。亦不足怪。特非中國所有。致生疑耳。後讀浦江吳立夫西域種羊皮書。擗歌云。波斯國中神夜語。波斯牧羊俱雜。虜當道刺刀羊可食。土城留種羊脛骨。四圍築垣聞杵聲。羊子還從脛骨生。青草叢抽臍未斷。馬蹄踏鐵繞垣行。羊子跳踉卻在草。鼠王如拳不同老。飮肉筵開塞饌肥。裁皮擗作書林寶。南州俠客遇西人。昔得手擗今無倫。君不見冰蠶之錦欲盈尺。康洽年來貧不貧。此又云以脛骨種之。與琦師目見之者不同也。蓋波斯國別有種法。如吳詩所聞耳。

州學在淨業寺南。神宇齋舍。頗亦宏敞。有至元六年知州趙孟貫賈禱重修碑。至正六年知州葉彥中再修亦有碑。然三州守皆賢。有治聲于當時。趙字子唯。台州黃巖人。治海上有惠政。民到于今猶念之。其祖

子英爲宋宗正少卿。南遷時。以宗室從爲黃巖丞。遂家焉。有子六人。皆以文學登臚仕。至其孫師淵爲太常丞。師夏爲判官。皆受業于紫陽之門。且締姻焉。故能以禮世其家。施于有政云。賈字吉甫。宛丘人。能行之以正。限之以信。羣佐若卑。弟生之聽。嚴傅老皆肅然。若家老之奉其尊也。葉字大中。松陽人。嘗以才敏有風操。爲江南行御史臺架閣管勾。所至皆有休績可紀。至于留神庠校。崇道重學。則三君之雅意均也。杜少陵集。自游龍門至過洞庭。詩目次第。爲此州先。正魯嘗季欽編定。大都一循少陵生平行跡。亦可以見其詩法升降。亦隨其年自少而壯而老。愈入于細而化也。註脚多所補益。極爲後學借資。第音切類多吳音。其他註釋。如以鐵馬汗常趨爲昭陵石馬。果常有汗。以空同小麥熟爲不近武威林間踏鳳毛。踏字爲跨字之誤。汝與山東李白好。以山東爲東山。天闕象緯逼。以天闕爲天閱。江月滿江城。以江月爲秋月。赤驥頓長纓。以纓爲轡之類。不免爲杜集增累。

州弟子員張炯子晦。卓犖有奇表。與予爲道義交。每言其祖文穆公。受知于世祖皇帝。嘗被召入便殿。問當時急務。時方隆冬。上以所坐貂褥撤。賜命坐。別以他褥進。御公所上數十條。皆當時切要。上命執政。以次第舉行。而桑歌盧世榮輩。以罷冗官一條。爲侵奪朝權。冒聲朝堂曰。何物蛙蝦兒。遽欲奪吾柄邪。夜令健兒。俟之途。將甘心焉。幸中表趙文敏知之。邀還邸中得免。明日雖拜翰林承旨。諄以懼禍病免。及盧桑伏誅。詔還前官。大德間。以老疾不起。時論惜之。有集若干卷。行于世。

澈浦市舶司。前代不設。惟宋嘉定間。置有騎都尉監本鎮。及鮑郎鹽課耳。國朝至元三十年。以留夢炎議。